

生长在以英雄命名的土地

■张配豪

每次回老家，开车经过那座黄骅烈士雕像，我总会下意识放慢车速。雕像基座“1911—1943”的字样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，就像刻在每个黄骅人心里的印记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黄骅人，我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——那个从湖北阳新县走出来的红军战士，那个在冀鲁边区用马灯照亮抗日道路的司令员，那个32岁倒在枪口下的英雄。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，不是简单的符号，而是将一种精神深深根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里。

小时候，每次跟着爷爷去黄骅烈士牺牲地纪念馆，总能在纪念馆中看到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。玻璃罩上的裂痕像极了爷爷脸上的皱纹，他总说：“你黄骅爷爷当年就是靠这盏灯，在黑夜里咱们找活路。”那时，我不懂“活路”是什么，只记得田埂上，夏夜的萤火虫像散落的星子，爷爷说那是马灯的光变的，在守护着庄稼。

上初中时，我参加了“冀鲁边区抗日交通线”夏令营，一群孩子沿着当年八路军送情报的路线徒步，在大赵村那棵老槐树下，村干部指着一块石板说：“黄骅司令员就是在这附近开军事会议时，被叛徒害了。”那天的阳光特别烈，树影在地上摇晃，像极了史料里描述的“战斗打响时晃动的枪刺”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记者。在一次回老家采访期间，第一次登上集装箱码



头。当时正值凌晨三点，桥吊的探照灯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，自动化轨道上的集装箱像搭起的积木一样码放整齐。老码头工人王师傅指着远处的灯火说：“你看那片亮的地方，是煤化工园区，都是这十几年建起来的。”他突然指向更远处，“瞧见没，那片

光伏板在夜里会反光，像铺了一地的镜子，把月光都接住了。”

去年冬天，我又回到家乡，跟着电力企业的同学去偏远渔村检修线路。渔民老李拉着我们去看他家新换的电暖器：“以前用煤炉，又呛又危险。现在好了，电是港口风电发的，干净又便宜。”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渔村，黑黢黢的海涂上只有几盏煤油灯在摇晃。“我爹说过，当年黄骅的队伍在海边打游击，就靠渔船上的马灯传递信号。现在这电，比马灯亮堂多了，也安稳多了。”

在黄骅烈士陵园的留言簿上，我见过最动人的一句话：“爷爷，您种的树结果

了。”那是一位小学生写下的。如今的黄骅市已成全国百强县、河北第二大强县，是煤化工基地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重要枢纽、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。

在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公司采访时，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——作为世界上首个实现翻堆取装全流程智能化的煤炭港口，黄骅港一艘5万吨级的运煤船，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装卸货。智能化的全流程抑尘系统让黄骅港看不到煤尘飞舞，煤污水也实现循环利用。站在码头的观景台上，旧时候的桅帆早已换成钢铁巨轮，桅杆似的吊臂在天上划着弧线，汽笛声裹着海风的呼啸声，飘向远方……

今年清明，我带着儿子去烈士陵园。他指着雕像底座的“黄骅”二字问：“爸

爸，这个人是谁呀？”我蹲下来，指着远处的风电塔说：“他是个英雄，当年为了让咱们过上好日子，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这里。你看，那些转动的风机都是他想看到的样子。”

那天离开时，夕阳把烈士雕像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光影里，一群赶来献花的年轻人，身穿“黄骅志愿者”的红马甲，正在擦拭纪念碑。领队的小伙子告诉我，他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准备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兴建设……

傍晚，我驾车驶出黄骅，赶赴北京。车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，像一串永不熄灭的马灯，照亮着英雄命名的城市，也照亮着我们这代人前行的路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盐田暮歌

■庄生

傍晚时分，我喜欢到盐田的田埂上走走。日轮西坠，纵横交错的盐田像静静躺在大地上的竖琴，正被从天边垂落的千万条金黄的弦丝轻轻拨响。一排排水汪汪的方格泛起粼粼的波纹，仿佛无数面闪烁不定的明镜，映照玫瑰色的天幕。

赤脚沿着田埂缓缓前行，细碎的砂砾、莹白的盐粒轻吻着脚底，传来一阵微微刺痛的温柔。岸边几株芦苇轻轻摇曳，与天边金黄色的流云、蛋黄般的落日相互映照，在盐田里投下一片倒影，将这大地的心脏装扮得如油画般五彩斑斓。偶有灰鹭振翅跃过盐池，铁灰色的翅膀搅起一池涟漪，满池的油画瞬间幻化出千万尾琥珀色、青灰色、银白色的锦鲤，倏忽消失了。

远处的盐堆巨人般静静耸立，洁白耀眼，在夕阳下泛着冷冽的光晕。它们看起来像是随意

堆积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每个盐堆都是一个模样：顶部平整，四面斜角均匀，坡度大同小异，显然经过了精心修整。我想，大概只有这样细致夯实的盐堆，才受得起沿海突如其来风雨。

晚风从不远处的东海岸袭来，带着波涛的低语，仿佛在诉说大海的前世今生。忽然，一阵嘹亮的夯盐号子声传来，伴着哗哗的海浪声，汇成一首欢乐的盐田乐章。盐工们黑红的脸膛映着金色霞光，一滴滴汗珠从额间滚落，沁入脚下的土地，刹那间千万颗盐粒仿佛同时睁开了眼睛，闪耀着这方天地。戴着金黄竹笠，包着五彩头巾的女工，挎筐荷锄，三五成群，款款归家。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惊起归巢的燕群，噗啦啦掠过盐田上空，羽翼扫过的点点霞光，洒入盐田，立刻化作千万锭跳跃的碎银。

走近一方盐池，俯身探询，池底已凝出一层细细的结晶，细腻又柔和。不时冒出一小串气泡，将一颗颗盐晶顶出水面，盐花便像雪沫儿一样，静默地在水面上滑行。我摘下池旁的一棵盐蒿草，用细枝条轻点水面，池面顿时漾起一层层小圆晕。

靠近一垛盐堆，打量这高大洁白的“金字塔”，一股海洋气息扑面而来，伸手轻轻触摸盐垛，比想象中粗粝许多。侧耳贴近盐丘，恍惚听到地脉深处传来岩漿与卤水的私语——它们用几十亿年的光阴，打造了这光与影的盛宴。

月华初上，盐田褪去金光闪闪的金缕衣，披上若隐若现的鲛绡纱。四下虫鸣渐起，卤水泛着光辉，巡夜工人的马灯在水中折射出一团团轻雾般柔和的光晕，偶有几只萤火虫在苇草间嬉戏着。东海的潮声渐退，晚归的渔船在港湾停驻，摇晃的渔火倒映在盐池中，一阵短暂的喧闹过后回归宁静。盐垛在月光下越发莹白，白得发亮，仿佛白天吸收的阳光又在夜里绽放了出来。

似水流年，月升日落间，有多少汪生命的卤水，经过风吹日晒，结出闪耀的盐晶呢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乌金鹊桥

■周玉成

秋夜星疏，七夕的月光如一层薄纱，轻柔地漫过矿山的脊梁，将那银纱般的清辉，悠悠洒向夜色中高耸入云的井架。此时，灯火璀璨，为牛郎织女点亮了烛光，编织着浪漫的梦境。然而，在地心深处，却涌动着一种别样的炽热——那是矿工以生命丈量黑暗的唯美诗篇，是智慧与岩石激情碰撞出的浪漫情书。

“老张，你说天上那鹊桥能扛住咱综采面上的液压支架不？”29岁的支架工小封，倚在材料道外的巷壁上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口袋里那张褪色的照片。矿灯的光晕洒在他黝黑的脸上，如同一块刚从煤层中采出的乌金。照片边角已磨出毛边，那是爱人塞给他的全家福。

50岁的班长张建国笑着敲了敲他的矿灯，防尘面罩上的水珠簌簌落下。“你这后生，净想些不着边际的。”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，却又透着长辈的慈爱。“鹊桥是给神仙走的，咱矿工的桥啊——”他顿了顿，目光缓缓指向身后蜿蜒的运输大巷，“你看这轨道，不正是给千家万户送温暖的银河铁道嘛。”

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就爱讲个浪漫。”老矿工王德福摘下防尘口罩，露出被煤灰染白的胡茬。他的声音沙哑却温暖，像巷道里穿堂而过的风。“咱干矿工几十年，年年七夕都在井下过。安全生产多出煤，就是最好的七夕礼。”

综采面深处传来煤机切割的轰鸣声，如同远古巨兽的呼吸，深沉而有力。乌金如瀑布般从滚筒倾泻而下，在灯光照射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。



小封抬手，摸了摸安全帽上的凹痕，上周处理冒顶时，一块矸石擦着他的耳朵砸在帽檐上。那时，他满脑子都是妻子在电话里的声音：“在井下工作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一年又一年，七夕的月光从未照进过矿井。这里没有花前月下的私语，只有永不停歇的脚步声和煤机啃噬煤层的声响。但在这片黑色世界中，矿工们用双手凿刻岁月的痕迹。他们远离家人，将满腔热情化作煤层中的光与热。

“爸，你说煤块里会不会藏着星星？”小封的女儿曾在电话里这样问他。此刻，他望着综采面上闪烁的光芒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这些乌黑的煤块，不正是被大地珍藏的星辰吗？而矿工们，就是将星光带向人间的摆渡人。皮带运输走廊里，皮带机承载着新采的煤炭驶向地面，主井提升机欢快地忙碌着，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诉说着矿工们的故事。

七夕佳节，地心深处同样有星河长明。煤矿工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托起人间冷暖，用钢铁脊梁扛起万家灯火。当晨光熹微时，新一批矿工又将走向地心，而昨夜的温暖叮嘱早已化作煤层中跳动的音符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带给他们慰藉与希望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矿井口的“七巧饭”

■瞿杨生

傍晚的炊烟刚刚升起，煤矿生活区巷子口的老榆树下就支起了几张案板。矿嫂们挽着袖子，围在面盆前揉面团，说笑声惊飞了树梢的麻雀。新磨的麦粉在掌心搓揉，渐渐变得光滑柔韧，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。

“七月初七，就该吃七巧饭。”最年长的陈婆婆边说边捏出一朵七瓣面花。其他人跟着学，手指灵巧地掐出花瓣的弧度。面团在她们手中翻飞，一会儿变成绽开的花，一会儿变成展翅的鸟，案板上很快就摆满精巧的面食。

这样的传统，矿嫂们总要经历才懂得。王嫂记得刚嫁过来时，还笑这习俗土气，直到有一年冬天，丈夫

在井下工作了十几个小时，回来时工作服结着冰碴，却从怀里掏出半块没舍得吃完的面花，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，说了句：“甜得很！给你留的。”从那以后，王嫂揉面时总要多加一勺糖。

最后一笼面花刚出锅，井口的汽笛声恰好响起。女人们擦着手上的面粉，将蒸笼里的七巧饭一个个捡进竹篮。新来的技术员小张好奇地问：“这面花真好看，能教教我吗？”陈婆婆笑着往他手里塞了个面团：“要学就好好学，这手艺传了几十年，可不能断在你们这代人手里。”

夜色渐浓，矿区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。工人们陆续从井下上来，接过女人和孩子递来的七巧饭，面花在矿灯照射下泛着温润的油光。咬一口，甜香便在嘴角漾开。有人打趣道：“吃了这七巧饭，下井干活都有使不完的劲儿！”

不知何时，月亮已经爬上老树的枝桠。陈婆婆望着树下其乐融融的人群，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“七巧饭啊，吃的不是面，是惦记。”是啊，这小小的面花里，包着妻子对丈夫的牵挂，母亲对儿子的期盼，邻里之间的情谊。面花的甜香在矿井口飘荡，渐渐融入月色之中。

当太阳西沉，最后一篮七巧饭也见了底。女人们收拾着案板，指尖还留着面粉的余香。她们知道，明天这个时候，面团又会在掌心开出新的花朵，就像煤层在黑暗中积蓄的暖意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画里乡村

■李海波 摄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仙都风景区